

春满韶山樟叶新

■蒋云龙

一年又一年的清明，一次又一次的想念。韶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清明拜访伟人故里，瞻仰伟人风范，我心向往已久，今年，终于得以成行！

故居坐落在三面环山、绿树成荫的韶山冲里，坐南朝北，青砖泥墙，灰色的瓦，六米多高，整座建筑呈“凹”型。屋后层峦叠嶂，松柏葱茏，翠竹依依，风景秀丽。引人注目的是，房前池塘边那棵大樟树高高挺立，春天来了，换上碧绿碧绿的新装，显得格外精神！池塘、绿树，春色如画。此情此景，不由想起主席的七古《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看了下手表，才7点钟，还没到参观时间，我们暂别故居，按指示牌，先去铜像广场敬献花篮。远远地，就看见了毛主席铜像，金光闪闪的铜像背靠韶峰，高高耸立在多层次台阶上，褐红色的大理石基座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五个贴金大字。铜像身着中山装，手执一束文稿，目光炯炯，面带微笑，正视前方，巍然挺立，器宇轩昂。

7点半左右，花篮送来了。在司仪的引导下，正衣冠，拍集体照，抬起花篮，沿台阶而上，行至铜像正前方，整理飘带，许下心愿，集体行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台阶下的花篮多了起来，在红地毯两边，整整齐齐排着长长的队伍，场面对非常壮观。我同执勤的工作人员说道：“花篮真多！”他笑了笑，“高峰时，花篮数量可以按千为单位！”看着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潮，听了工作人员的回答，我由衷感叹：这就是民心，老百姓真诚的心！

去故居时，正是高峰时期，游人如织似潮，但大家好像怕打扰什么似的，都是那样的安宁与恬静，迈着庄严的脚步，缓缓地走向这所农家小院。“毛泽东同志故居”七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门前台阶上的武警战士昂首挺胸，威武庄严，无形中增添了小院的几分神圣！踏上三级台阶，到了大门口，我仔细看了看被誉为“天下第一”的门槛：古朴厚重，高约30厘米，边沿处有些破损。“踏破门槛”一直在这生动画绎着，数以亿计的人都曾经过这里，它见证了几十年来各地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无比敬仰之情！

经堂屋过厨房，到主席父母卧室、主席卧室。主席卧室也有值班岗，值班武警战士不停提醒游客：请勿拍照，请勿拥挤！室内陈列跟在各图书中看到的一样，粗布棉被和麻蚊帐非常有湖南地方特色；再从农具房至天井，站在天井，如果只是低头环顾四周，不免觉得方丈空间而已，但仰望天空，你会发现它容纳着万里长空、宽广天垠！或许当年，主席就是从这片天空，看到了世界之大，激发自己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迈诗句吧。随着人流，从室内参观出来，沿池塘经过大樟树，近距离看得更清楚了：树干粗壮挺拔，3米高处，零星点缀着今年春天长出来的嫩叶；再往上六七米高，开始分出枝条，向上展开，主干高达十几米，直逼天空，大樟树枝繁叶茂，就像一把巨大的绿伞，屹立在池塘边，甚是壮美！

顺着指示牌，我们来到韶山冲凤凰山下的纪念馆。纪念馆建筑群气势宏伟，肃穆庄重，馆群由生平展区、专题展区、旧址群三部分组成。步入大厅，满头白发的岳父、岳母得到现场工作人员的关照，引导妻子带老人走绿色通道，调皮的儿子也收敛许多，陪伴在外公后面，一起直达展厅。进入展厅，一尊汉白玉毛主席塑像赫然入目。主席坐在一块石头上，披着外套，手拿一本古籍，面目慈祥，亲切自然。展厅里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将庄重与激动自然地表现在脸上。跟随讲解员的步伐，沿着540米长的展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亲眼看过主席当年批阅的公文、使用过的生生活用具，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与主席的距离不再停留在他人书中的描述，而是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和观感。那件70多个补丁的衣服，用秃了的牙刷，破烂不堪的拖鞋，摆满书的高低床，掏了洞的沙发……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历史不是高悬于上，而是真的存在于细节之中，一物一景，都会勾起人们对历史的追溯。一路参观下来，我不由自主感慨：主席为人民，人民爱主席！广场上源源不断的花篮和川流不息的游人就是最好的诠释！

启程返回时，故居前池塘边的大樟树再次出现在视野：嫩绿的枝，嫩绿的叶，都是崭新的，在这个春天新得那么纯洁、新得那么耀眼！伟人故里，江山如画；伟人风范，永励后人！

暮春晨雨

■邓潇泓

暮春的一个清晨。

大概是连续几天阴雨绵绵的缘故吧，一早起来，我就看到天空弥漫着青烟似的水汽，丝丝缕缕、灰蒙蒙，清晨原本应有的亮光不见了踪影。

俄顷，一阵狂风骤然吹过，树木们东摇西倒，树叶发出一阵阵呼呼巨响。天空中乌云密布，巨大的苍穹仿佛被《西游记》里那个法力无边的哪吒三太子拉起一块硕大无朋的黑布罩住了，天地之间霎时变得一团漆黑。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天幕，紧跟着轰隆隆几声闷雷响过，噼噼啪啪，下起雨来。雨点那么急，雨点那么大，雨点那么密，它们不由分说地狠狠向地上砸去。地面即刻溅起了无数个大如苕头的水泡来。你看，不知从何时起，天空的雨点由黄豆大小变成了小石子般大小，瓢泼似的倾向大地。大地的积水顷刻涨起，形成了一片汪洋。春天的清晨本是空明气清、鸟语花香的，即使是多雨的暮春，也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景，令人气爽神悦。而今，眼前这暮春骤雨却将那

景色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这场暮春之雨可与夏日之狂雨好有一比，它的狂暴与肆虐已超过了夏雨。它无情地冲刷掉了暮春迷人的美景，这怎能不令人变得郁郁寡欢呢？

过了一会，雨愈下愈小，天空的黑布也好像被谁掀走了似的，天地间忽然恢复了往日的亮堂。风也温柔了，吹起来，暖暖的，软软的，真叫人舒爽、惬意。雨，也变得若游丝、像牛毛，在空中轻飚。享受着这柔风、这细雨，我不由得心旷神怡：这雨才是春之好雨，春之喜！因为它的的确达到了“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和“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雨停了，我信步来到昔往观赏花卉的花坛旁。

看到那些十多分钟前还在斗妍争奇的花儿，还是生意盎然的枝头，已成了缤纷落英、残枝败叶的情景，怅然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俯首细看，我发现它们虽遭风雨摧残，但还是顽强地活着。

我坚信，过一段时间，它们又是叶碧枝壮，充满生机与活力！



制图:何芬

怀(外一首)

■胡剑英

客厅里，他们说着我的父亲
他们如此健谈
我偶尔讲几句
虽然心中有更多话语

只有墙上的父亲
一言不发
四月阳光照进来
唯他，仍在幽暗里

雨 披

几次找不到
那片电动车钥匙

原来未从车上拔出
唉，我真是上了年纪

雨披挨过多少雨的抽打
不用时挂车前，挡风阻尘

又好几次，护住车钥匙
不让别人，拿走我的希冀

它是蓝色的，薄而柔软
没有在尘世间变得冷硬

春暖花开

■唐常春

春天的足印
从树叶缝隙
漏出阳光

树枝丫泛绿
吟唱

小草的嫩绿小脑袋
有春天的新思维

野花展开五彩身姿
打扮得漂漂亮亮

梅花拼命地饱满、爆炸
粉嫩的脸庞有娇羞少女的怀春
蜜蜂、蝴蝶、游客围着它转

大风一吹，花瓣乱飞
紫水河面被染成粉红的表情
风筝放飞，孩子们
奔跑，跳跃
欢乐的笑声
飞到天上……

迷途奇遇

■仇 索

我迷路了。

细雨蒙蒙。这雨，从伞沿滴下，有的落向地面，有的滴向肩头，它们在我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化为碎滴，旋即融入大地，消失在人间。我走了很久很久，一个人。我孤独的人影在群山间，彷徨、曲折、无助，沿着稍不注意就再也无法看见的小径，一点点地小心走向深处。

雨一直未停下过，随着越发的深入，细微雨丝也转变为了雨帘，声势随之越发浩大。

眼前的道路渐渐成为了鹅卵石质地，也越发凹凸不平，再一抬头，这群峦间，这天地间，眼前只现一镶嵌于山坡上的小寺。这寺，对着群山的开口，云雾在这有着缺口的“圆环”上萦绕，又从这缺口流出，溢入，若隐若现。群山间的万物，各披一件薄雾所制薄纱，时隐时现，在旁人眼里，又或许在缺口之外的外界目光里，也只是若有若无罢了。

待我轻轻地登上一级又一级的鹅卵石台阶，小寺在眼前的形象也渐渐清晰。此刻，雾气在此飘散，周边的轮廓由模糊变为清晰，只是雨雾放低了姿态，一点一点地从山腰流下石阶。山环缺口处，云雾被夕阳那一抹残存的光线划开了小口，后射入，再成光柱，洒落在更深处的小寺木顶上。空气中的雨珠尚存，光线在其间跳跃，随着露珠出现在绿叶上，光芒也飘散在林间，此景在我眼中是如此清晰，又是如此模糊。

庙前的石砖台阶上，放着一双木屐。我有点疑惑，但更大的好奇心又将目光引入了更深处，橙黄的光从一扇半掩的木制门框里一道道地整齐排列在一尘不染的木板上。我脱下湿透的双鞋，目光的不满足随即引我入了这眼中愈发深邃的寺庙，古檀的清香淡淡地弥漫在空气中。这庙在外看来很小，从里向外看却是别有洞天，一条长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尽头，两边也有规律地排列着房间，随便走进一间，都是一扇小窗，不偏不倚地对准了群峦的缺口，再远望去，甚至可以望见这座璀璨的城市。

这一点让我很惊异，这座庙的位置并不高，而从城市里的同高度且没

有阻碍的情况下却看不到这座庙，没有人清楚原因，但又或许，这便是这座庙存在的理由。

继续顺着长廊往下走，两边的橙黄光线也并未发生任何角度变化，仿佛在这里，时间已经静止，野马也，尘埃也，都在早已静止的时间长河永存。直到走到了一条过道，过道的两边没有任何的房间的围栏，只是一个巨大的空缺。而在里面，所有的橙黄倾泻而下，直接将地板染成了相同的颜色。我将背包放在了墙角，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对准着落日的位置，独自望着城市里的喧嚣，与车水马龙，灯红酒绿。

我躺在地板的边缘，再往外，已是悬崖峭壁。一瞬间，我感知到了风儿的轻微吹动，周边本已变得宁静的环境，愈发安静。时间不再静止，但仍旧缓慢无比，视角渐渐模糊，天空再次变为淡灰，雾气也再次溢上山腰，雨声出现在了耳畔，却又入了梦去。

吵醒我的，是夹杂在雨声中的阵阵风铃声。我又一次坐起，抬头看去，一个风铃独自在房檐摇曳，叮当作响，夹杂着细雨的微风吹过，水汽弥漫了满脸，远处的城市也慢慢地消失在了缺口里，而雾气，很快填满了缺口。再次望去，缺口出现了一座新的山体，而在那座山体的山腰，也正是一座寺庙，而在那座寺庙的中间，也有一个向外开的过道，一个僧人，正静静地坐在屋檐下，神情自若地打坐。

风铃声轻轻地响动，在群山间回响，细雨也依旧朦胧，木板倒映出我的身影。然而另一边镜像里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位与对面山寺中一模一样的僧人。那位僧人，轻轻放下了一块灰色的玉，透过倒影放在了我的手里。接着，我又是宁静的喧嚣中睡去。

最后一次醒来，我在城市高楼中醒来，没有了群山，没有了一尘不染的小寺，没有了独自打坐的僧人，也没有了在细雨中摇曳的风铃，只是，手中的灰色玉石依旧存在。我扭头望向窗外，远处的山峰连绵，我望不见群峦，也望不见小寺，正自怅然若失之际，却又看到左手，上面用墨写有清晰的“澄纵”二字。